

P6

投资效率与政府改革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经济资源大量消耗和漏失现象日益严重, 某些垄断部门效率低下,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不解决这些问题, 转变增长方式、保证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国有经济问题的症结在政府, 必须通过政府改革, 解决政府自身的运作方式和机制问题, 这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和和谐的重中之重。

While in rapid growth China is suffering from worsening consump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 and waste. There is a down trend for efficiency in some of the monopolistic sectors and polarization of the income gap is also worsening. If this is not to be changed for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iency,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will not be maintained as a goal. The roots for these problems resid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to achieve sustainabi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reforms must be implemented, so as to improve th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for itself.

P9

'2004 中国经济形势评估座谈会综述

Summary of Panel Discussion on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China 2004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2004年12月12日在北京联合举行了“'2004 中国经济形势评估座谈会”。会议学习贯彻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客观评估了2004年中国经济形势, 分析总结了相关经济政策实施中存在的瓶颈及难点, 预测展望了2005年中国经济形势, 一致认为2005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依然是改革, 并对继续深化改革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The panel discussion was conducted by both CDI and CAS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n 12, December in Beijing. After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in 2004, the panel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in 2005, the biggest task confronting China remains the continued reform.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deepening reform were suggested at the panel.

P51

经济全球化中的五大矛盾及其演进

Five Major Contradictions and their Evolution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而矛盾的演进则外现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内涵, 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全球化新的特点, 掌握其发展动态并从中获得启示。至于全球化未来发展方向则取决于这些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演化。

Globalization process is full of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se are shown by the nature and essence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helps us the grasp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ization and get revelation by its trends. A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globalization in the future, it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s of these contradictions.

P67

人均GDP1000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

Long-Term Development After Per Capita GDP at 1000 USD

本文对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长达20年的经济发展进程做了比较分析, 发现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绩效远远好于拉美国家的原因主要是: 保持物价相对稳定; 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 制造业发展快; 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国家有效干预。而两类国家共同存在的问题是: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能源和环境问题重视不够。2003年, 我国的人均GDP已跨过1000美元大关, 以上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哪些启示?

The present text examin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over 20 years in some of the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fter this 1000 USD point. The founding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in East Asia are better than in Latin America for both efficiency and results. The reasons for this difference is that the price level is relatively stable, the growth in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is steady and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s grow fast and polarization process is not so evident and the state intervention is more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common problems: extensive way of growth, less coordin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ss attention to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2003, China's per capita GDP is over 1000 USD mark and these lessons could be of revelation to China.

【新观察】

人均 GDP1000美元后的长期发展进程

——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郭克莎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本文对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后长达 20 年的经济发展进程做了比较分析, 发现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绩效远远好于拉美国家的原因, 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保持物价相对稳定; 二是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 三是制造业发展快; 四是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五是国家有效干预。而两类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是: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能源和环境问题重视不够。2003 年, 我国的人均 GDP 已跨过 1000 美元大关, 以上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我们既要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又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应当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更好地结合起来, 高度重视控制通货膨胀, 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促进投资和消费协调增长,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不断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 大力推动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关键词】 东亚国家 拉美国家 人均 GDP1000 美元 经济发展 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05) 01-0067-08

【作者简介】 郭克莎(1955—), 广东省普宁县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等方面。

除资源型国家如石油国家外,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 标志着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这时国内需求、产业基础和对外经济关系均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 历史经验表明, 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很好地抓住加快发展的机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一些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就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经历 20 多年后, 一些东亚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而一些拉美国家仍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中徘徊。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 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选取了若干对我国具有较强可比性和借鉴意义的国家, 来进行比较分析, 力图从中

获得一些启示。

一、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后 两类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趋势和绩效

(一) 一些东亚国家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经济波动长期增速明显较低

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的时间分别为 1961 年、1971 年、1977 年和 1977 年。此后 20 年, 各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趋势是: 经济继续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转为中高速稳定增长, 日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5.6%, 其中前 10 年为 7%, 后 10

年为4.2%；新加坡达到7.8%，前10年为8.8%，后10年为6.7%；韩国为7.6%，前10年为7.5%，后10年上升为7.7%；马来西亚也达到6.6%左右（为17年平均数）。

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在1961年、1975年和1974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动。阿根廷的GDP增长率最高达18.2%，但5次出现经济大幅下降，20年下来，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4%，其中前10年为5.1%，后10年为1.7%。巴西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5%，前后两个10年分别为4.4%和2.6%；墨西哥只有3.1%，两个10年分别为4.4%和1.9%。

在20年的发展进程中，以上东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拉美国家，这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拉开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二）20年后，以上两类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出现了巨大落差，一些东亚国家进入了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拉美国家仍徘徊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从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算起，20年之后，日本的人均GDP达到12840美元（1986年），翻了12.8倍，其中前10年翻了近5倍；新加坡和韩国的人均GDP分别达到14960美元（1991年）和10550美元（1997年），新加坡翻了近15倍，其中前10年翻了5倍多；韩国翻了10倍，前10年翻了3倍多。

而同样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20年后，阿根廷的人均GDP只有2560美元（1981年），其中到第10年的时候人均GDP还有所下降。根据年度美元币值的变化，1981年的2560美元只相当于1961年的700美元。也就是说，按等值美元计算，阿根廷的实际人均GDP在20年后还下降了30%。

巴西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在20年后只达到3690美元（1995年）和4590美元（1994年），分别只翻了约3.7倍和4.6倍。按等值美元计算，巴西1995年的3690美元只相当于1975年的1382美元，实际人均GDP美元数与20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墨西哥1994年的4590美元只相当于1974年的1719美元，实际人均GDP美元数在20年间也只翻了0.7倍。

20年前基本上处于同样起跑线上的东亚国家与拉美国家，由于发展趋势的差异，20年后国民经济水平出现了巨大差别，已经处在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二、影响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绩效的主要因素

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长期发展过程的“成功”与

“失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成因，还有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背景，情况相当复杂。这里只就导致它们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出现不同发展趋势和绩效的主要经济性因素，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

（一）能否保持物价相对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拉美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形成了通胀的惯性。一些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通胀势头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加剧。阿根廷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第一个10年，年均通胀率^①为21%，第二个10年上升为136%，第三个10年提高到395%；巴西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第一个10年的年均通胀率为97.7%，第二个10年上升到408.2%；墨西哥的相应通胀率也分别为37.4%和40.9%。而东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通胀率明显较低，而且逐步下降。日本第一个10年（1970～1980年）的年均通胀率为12.8%，但第二个10年就下降为6.4%；韩国第一个10年为13.8%，第二个10年下降到6.3%；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年均通胀率分别由6.3%和5.7%下降到3%和2.7%；泰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头10年的年均通胀率也不足5%。

拉美国家的恶性通胀不仅引起经济波动，严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而且使货币不断贬值，导致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后果。按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各国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计算，在1970～1990年期间，阿根廷的货币贬值接近100%，而日本的币值上升了166.1%，新加坡的币值上升了76.6%；在1975～1995年期间，巴西的货币贬值也接近100%，墨西哥的货币贬值99.8%，而马来西亚的币值上升1.8%，韩国的币值只下降37.5%。这就导致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在人口增长率相近（其中日本和韩国的人口增长率较低，马来西亚的人口增长率较高）的情况下，两类国家人均GDP上升的差距大大高于它们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距。东亚国家以人均GDP上升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而拉美国家人均GDP上升缓慢甚至下降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受到困扰，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20多年后仍艰难地徘徊于谋求发展的漫漫长途上。

（二）投资和消费稳定增长是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依托

^①这里的通胀率统一使用GDP减缩指数。从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历史数据看，GDP减缩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是一致的，食品价格指数则相对较低（见表3）。

由于储蓄率的原因,拉美国家的投资率大幅度低于东亚国家。1960~2002年,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1.9%、33.8%、28%、26%和27.7%,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投资率分别只有21%、21%和21.7%。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头5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的投资率分别比历史平均水平提高4.7、7.5、4和10.7个百分点,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只提高1.4、2.5和0.1个百分点。1980~1997年期间各国国内投资总额(包括新增固定资产支出和库存净增加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5.8%、9.6%和7.7%,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1.8%、1.7%和-1.5%。因居民收入增长慢、收入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增加等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消费增长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80~1997年,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私人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4%、7.6%和5%;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只有3%和1.1%,其中1980~1990年期间的人均私人消费均为负增长。国内需求不足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速度较大幅度低于东亚国家,投资和消费的波动则引起了拉美经济增长过程的不稳定。

(三) 制造业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农业的增速稳中有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非农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加快增长拉动。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增长能够更多地利用国外市场,并通过国际贸易调节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但是,拉美国家在进入这个阶段后制造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对经济增长没有起到较大的拉动作用。1980~1997年,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相比,农业增长率的差别不大,服务业增长率差别较大,而制造业增长率的差别很大。这个期间,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服务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9%、8.5%和6.1%,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相应增长率为2.6%、3.3%和1.2%;前3个东亚国家的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10.9%和10.6%,而后3个拉美国家的相应增长率只有0.8%、2%和2.1%。

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20年期间,拉美国家与东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趋势。在农业比重下降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相对稳定或继续上升,而拉美国家则第二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结果产业构成拉开了很大差距。到1990年,

日本的第二产业比重为42%,而阿根廷只有36%;到1997年,韩国和马来西亚的第二产业比重分别为42.9%和47.3%,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别只有35.2%和26%。两者之间第二产业比重的差别主要在于制造业。拉美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高不是服务业发展快,而主要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不发达。东亚国家制造业的长期高速增长,不仅支撑了经济较快增长,而且对于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 收入差距长期过大明显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本来就大于东亚国家。基尼系数是反映收入差距程度的国际通用指标,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0.3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0.3~0.4为合理差距,0.4~0.5为较大差距,而0.5以上则为悬殊差距。1967~1985年的平均基尼系数,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0.42、0.36、0.48和0.47,而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0.57和0.5。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拉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继续扩大。从1980年前后到1989年前后,阿根廷的基尼系数由0.41上升为0.48,巴西由0.59上升为0.63,墨西哥由0.51上升为0.55。到1995年,巴西和墨西哥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和0.54。而日本和韩国的基尼系数已下降为0.25和0.32(1993年),泰国下降为0.41(1998年),马来西亚则保持在0.5以下(1989和1995年分别为0.48和0.49)。1981~1992年期间,占总人口20%的富人收入与占总人口20%的穷人收入之比,巴西和墨西哥高达32.1倍和13.6倍,而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9.6倍、5.7倍、11.7倍和8.3倍;占家庭总数40%的贫穷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巴西和墨西哥只有7%和11.9%,而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15%、19.7%、12.9%和15.5%。拉美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人口增加,既造成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影响了社会和政治局面的稳定,又制约了消费需求 and 国内市场的扩大,影响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五) 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

政府有效干预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一大原因,特别是对促进经济发展阶段顺利转变、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与东亚国家相比,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着政府干预不力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没有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和工业化过程的演进,推动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

整,导致贸易状况逐步恶化,经济增长乏力;没有实行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某种程度上放任了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适时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惯性通货膨胀的态势和外债过度增加的状况,结果国民经济受到恶性通胀、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和政治局面动荡;没有实施必要的城乡发展政策,控制人口城市化过快(超过非农就业增长)的趋势,造成城市失业和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同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总之,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干预不力,导致很多发展阶段转变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激化,原来积累的问题和矛盾进一步突出以致失控,经济社会发展受到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亚国家。

三、两类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中共同存在的问题

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虽远远快于拉美国家并使它们之间的国民经济水平在20年后拉开了巨大差距,但两类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忽视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有些问题东亚国家比拉美国家更为突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上升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的影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 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拉美和东亚国家都没有重视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拉美国家在国内储蓄率较低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长期把注意力放在大量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扩大投资规模上,加上一直处于高通胀的经济环境中,企业不用力推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东亚国家长期依靠国内高储蓄和大量利用外资,通过高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借助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不断实现规模扩张。可以说,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长期以来都在努力推行着外延型的增长方式,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则一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暴露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问题。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20年时间里,它们中的大部分国家(日本可能是例外)都没有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没有多大改进。这导致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而东亚国家的发展后劲也不断减弱。

(二) 忽视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人文发展指数(HDI)是衡量发展对人民生活影响的综合性指数,其数值为0~1,指数越高反映社会素

质越高。1987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的人文发展指数分别为0.996、0.899、0.903和0.8,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0.91、0.784和0.876;人文发展指数位次与人均GDP位次之差,日本、新加坡、韩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4、-14、5和5,而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10、-5和10。这表明,东亚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与经济协调关系,与拉美国家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这一年,以上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都已过了10多年,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已经上升到世界前列,但大多数国家(除日本外)的人文发展指数仍较大幅度低于北美、西欧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说明社会发展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

拉美国家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慢,无力支撑社会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加快经济增长上,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加剧,经济波动还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而东亚国家则经济发展快,相应带动了社会发展,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社会问题和矛盾,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况仍比较突出。大量研究表明,不少东亚国家的科教落后、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盛行等问题也比较严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这些问题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 对能源和环境问题重视不够

从能源使用及其效率看,东亚国家的问题明显比拉美国家突出。1980~1996年,商业性能源人均使用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0.7%、1%和0.2%,而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2.4%、8.1%、8.1%、6%和7.3%。1996年,能源人均使用量按千克石油当量计算,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1673千克、1012千克和1525千克,而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4058千克、7835千克、3576千克、1950千克和1333千克;但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GDP,按1995年美元计算,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分别为5美元、4.4美元和2.1美元,而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为10.5美元、3.8美元、3美元、2.3美元和2.2美元,与1980年相比,只有日本的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其他国家均有所下降,其中新加坡下降幅度较大。如果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东亚国家能源人均使用量增长明显快于拉美国家,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制造业比重高)的原因,那么,大多数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能源使用效率相对低于拉美国家,并且能源使用效率在经济较快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表现出下降趋势,则反映了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高能耗和能

耗比重上升问题。另一方面,东亚国家还多数为能源高进口国,1980~1996年,日本能源净进口占商业性能源使用量的比重,只从88%下降为80%,新加坡均为100%,韩国则由72%上升为86%。在国际能源供求和价格波动的情况下,东亚国家的高能耗和能耗比重上升趋势,不仅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而且增加了各国能源安全的风险。

从环境污染方面看,东亚国家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问题。1996年,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3.7吨、1.7吨和3.8吨,分别比1980年下降0.1吨、上升0.2吨和0.1吨;而日本、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9.3吨、21.6吨、9吨、5.6吨和3.4吨,分别比1980年上升1.4吨、8.9吨、5.7吨、3.6吨和2.5吨。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工业比重)的差别,东亚国家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及其上升幅度均远远高于拉美国家。这表明,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长达20年(泰国为9年)的发展过程中,就这个污染指标而言,东亚国家一直存在着高污染排放的严重状况,而且污染排放程度具有明显加剧的趋势;其中,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的高污染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新加坡和韩国则问题尤其突出。这对东亚国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累积性影响,形成了环保和生态的巨大压力。

四、东亚和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 对我国未来发展的启示

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按汇率换算超过了1000美元大关。就年度美元币值的变化而言,2003年度的1000美元只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300多美元。但是,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人均GDP能更确切地反映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的研究结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90年盖一凯美元的统一口径衡量,各国人均GDP按汇率换算达到1000美元时的盖一凯美元对应数分别为:阿根廷(1961年)5865美元,日本(1966年)6327美元,墨西哥(1974年)4305美元,巴西(1975年)4230美元,韩国(1977年)3792美元,泰国(1988年)3449美元,而我国(2003年)为4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与同一年度美元来进行比较,我国2003年的经济发展阶段大体上相当于墨西哥、巴西、韩国和泰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的水平,只是相对低于日本和

阿根廷的水平。因此,我国与以上东亚和拉美国家具有可比性,它们历史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未来20年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关键是要找到并坚持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紧紧抓住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充分用好新的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各种有利条件

一些东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较快发展持续了20年,新加坡和韩国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8%和7.6%,超过了较早创造高速增长奇迹的日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国内经济条件不同于拉美国家而接近于东亚国家,储蓄率高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更加明显,面临着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并且拥有推进改革开放促发展的较大空间。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使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只要紧紧抓住发展机遇,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的根本指针,不断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充分用好各种有利条件,完全有可能实现经济长期较快发展并带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目标。根据经济增长速度前高后低的特点,应当在不断加强发展后劲的基础上,力争前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左右。

(二)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有效方式,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更好地结合起来:高度重视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拉美国家政府干预不力导致经济和社会矛盾累积以致激化,发展进程受到严重冲击;大多数东亚国家在政府有效干预的条件下,也存在着干预过强与干预不足的问题。未来20年是我国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时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迅速上升阶段并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的关键时期,也是国际经济社会风云变幻和经济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复杂时期,实施适度而有效的政府干预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既要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要针对市场机制失灵的方面,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施相应的政策、法律和行政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水平。

拉美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长期徘徊

的一个沉痛教训，就是持续高通胀严重干扰了经济稳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到较高阶段，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应增多，要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防止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坚持把通胀率控制在经济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既要控制国内的通胀势头，又要防止国外通胀因素向国内传导。要重视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宏观调控的经验，积极探索和形成符合我国特点的宏观调控体系、机制和方式，提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水平。

(三) 坚持不断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投资和消费协调增长；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拉美国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的一大原因是国内投资率低。东亚国家利用国内储蓄率高的条件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但存在着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地过多依靠出口导向。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持续低迷和一些东亚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与此有一定关系。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基本国情与东亚国家有所不同，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仍有西部和农村的广阔腹地，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有着不可多得的良好条件。根据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投资率有所上升的一般趋势，我们既要保持相对较高的投资率，更要重视不断扩大城乡消费需求，控制投资规模过度扩张，把促进投资与消费协调增长作为一项长期性的任务。

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20年期间，拉美国国家由于经济增长乏力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推动经济外延型扩张上，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则在经济较高速增长中一直未能真正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未来20年，我们将面临着比以往东亚国家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既要看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巨性、长期性，又必须看到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要大力推进体制改革，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措施，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促进企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四) 根据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和特点，大力推动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

制造业不发达制约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东亚国家则依靠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支撑了经济较快增长。日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较快增长的20年，也是其成为“世界工厂”的时期。新加坡和韩国在此后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超过日本，主要也是依靠

制造业规模扩张的拉动。我国的产业结构与东亚国家相似，但制造业比重更高，并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更大优势。我们应当适应自身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和特点，抓住国际产业调整转移的重要机遇，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上，有重点、有步骤地加快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建设，有效发挥制造业支撑经济增长的潜力。

但必须看到，产业结构中制造业和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会使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增长，加剧国际贸易摩擦；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库存（包括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影响大，其比重过高会增加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产业结构过度向制造业倾斜，将存在着经济增长受国际市场影响和经济波动度较大的风险。针对这个问题，一要不断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能力，大力发展国产知名品牌，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有优势的制造业基地向世界制造业中心或分中心发展，提高适应和影响国际市场的能力。二要把积极引进外资发展服务业、积极实施制造业“走出去”战略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逐步改变服务业比重偏低、制造业比重过高、低层次加工业比重过大和区域产业结构同构化的状况。同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坚持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长期保障粮食安全，以此为条件促进产业协调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

(五) 新的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形成和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坚持可持续发展

拉美和东亚国家都没有处理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題，前者主要是经济发展上不去，后者则主要是过度偏重于经济发展。与它们当年的发展过程相比，现在的国际环境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发展也担负着更大的社会责任，社会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加直接和突出。在我国未来的长期发展中，必须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放到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上来。要在坚持全面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加大对社会发展的带动和支撑作用，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促进就业增加和分配公平，不断解决或缓解经济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东亚国家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能源使用和环境污染问题，并且具有加剧的趋势，20年后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大压力。我国的能源使用总量远远大于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人均使用量正在加速增长，而能源

使用效率明显较低, 环境污染也相当严重。在新的国际环境中, 能源问题日益对各国形成严峻挑战, 环境保护的压力不断增大。因此, 我们应当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把能源资源的战略和安全问题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全面建设节约型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 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附表:

表1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和人均GDP变化的国际比较

国家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年份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的年平均GDP增长率(%)		10年后的 人均GDP (美元)	20年后的 人均GDP (美元)
		头10年	头20年		
日本	1966	7.0	5.6	4360 ① (1976年)	12840 ② (1986年)
新加坡	1971	8.3	7.8	5240 (1981年)	14960 (1991年)
韩国	1977	7.3	7.6	3230 (1987年)	10530 ③ (1997年)
马来西亚	1977	5.2 ④	6.6 ④	1960 (1987年)	4680 ④ (1997年)
泰国	1988	8.3		1883 ④ (1998年)	
阿根廷	1961	5.1	3.4	910 (1970年)	2560 (1981年)
巴西	1975	4.4	3.5	1580 (1985年)	3690 (1995年)
墨西哥	1974	4.4	3.1	2180 (1985年)	4590 (1994年)

注: ①为1980~199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②为1980~199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③为人均GDP数据 ④为《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即汇率为当年与前两年的平均值)的计算结果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 《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 《国际统计年鉴》(1996, 1999); 《世界发展报告》(相应年份)等有关资料计算整理

表2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通货膨胀指数(GDP减缩指数)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头10年)	总指数		年份 (头20年)	总指数	
		(倍数)	年平均数 (%)		(倍数)	年平均数 (%)
日本	1970~1980	3.35	12.84	1970~1990	6.20	9.55
新加坡	1970~1980	1.83	6.25	1970~1990	2.46	4.60
韩国	1975~1985	3.64	13.79	1975~1995	6.71	9.98
马来西亚	1975~1985	1.73	5.65	1975~1995	2.26	4.16
泰国	1990~1997	1.40	4.92			
阿根廷	1960~1970	5.73	21.00	1960~1980	3605.68	68.99
巴西	1975~1985	912.92	97.72	1975~1995	105亿	299.22
墨西哥	1975~1985	24.00	37.41	1975~1995	742.34	39.16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6, 1999)有关资料计算

表3 GDP减缩指数与消费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关系

国家	GDP减缩指数 年平均增长率(%)		消费价格指数 年平均增长率(%)		食品价格指数 年平均增长率(%)	
	1980-90	1990-97	1980-90	1990-97	1980-90	1990-97
	日本	1.7	0.5	1.7	1.0	1.6
新加坡	2.2	2.9	1.6	2.3	0.9	2.1
韩国	6.1	5.3	4.9	5.6	5.0	5.7
马来西亚	1.7	4.5	2.6	4.0	1.3	4.7
泰国	3.9	4.8	3.5	4.9	2.4	6.3
阿根廷	398.8	12.2	390.6	15.9	206.9	15.2
巴西	384.6	475.7	285.6	456.6	238.2	646.5
墨西哥	72.1	19.3	73.8	19.5	73.1	19.1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表4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货币汇率(年末中间价)变化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头10年)	本币与美元的汇率 率变化(%)	年份 (头20年)	本币与美元的汇率 率变化(%)
新加坡	1970~1980	47.1	1970~1990	76.6
韩国	1975~1985	45.6	1975~1995	37.5
马来西亚	1975~1985	6.7	1975~1995	1.8
泰国	1990~1998	30.8		
阿根廷	1970~1980	99.8	1970~1990	≈ 100
巴西	1975~1985	99.9	1975~1995	≈ 100
墨西哥	1975~1985	96.6	1975~1995	99.8

资料来源: 根据《国际统计年鉴》(1996, 1999)有关资料计算

表5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消费和投资增长①的国际比较

国家	私人消费② 年平均增长(%)		人均私人消费 年平均增长(%)		政府一般消费 年平均增长(%)		国内投资总额③ 年平均增长(%)	
	1980-90	1990-97	1980-90	1990-97	1980-90	1990-97	1980-90	1990-97
	日本	3.7	2.0	3.2	1.7	2.4	2.3	5.3
新加坡	5.8	7.2	4.1	5.1	6.6	8.3	3.1	9.8
韩国	8.0	7.0	6.8	5.9	5.2	4.9	11.9	6.3
马来西亚	3.7	6.8	0.9	4.2	2.7	7	2.6	15.3
泰国	5.9	6.9	4.1	5.6	4.2	6.1	9.5	6.5
阿根廷							5.2	12.6
巴西	1.6	1	0.4	1.6	7.3	2.4	0	1.0
墨西哥	1.1	1.2	1.0	0.6	2.2	1.5	3.7	1.7
中国④	9.7	10.1	8.1	8.8	7.4	9.9	11.1	14.2

注: ①消费和投资增长均以不变价格计算 ②私人消费指全部商品和服务

务的市场价值,包括家庭和非赢利机构购买或作为实物收入接受的耐用产品;不包括住房的购买,但包括推算的自用住房租金 (3)国内投资总额包括新增固定资产支出和库存净增加额 (4)列上中国在相同时期的增长数据,作为增长口径的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表6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产业增长趋势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平均增长率%							
	农业		工业		制造业		服务业	
	1980 ~ 90	1990 ~ 97	1980 ~ 90	1990 ~ 97	1980 ~ 90	1990 ~ 97	1980 ~ 90	1990 ~ 97
日本	1.3	1.6	4.2	0.7	4.8	0.5	3.9	2.1
新加坡	6.2	2.1	5.4	8.8	6.6	7.5	7.5	8.4
韩国	2.8	2.1	12.1	7.5	13.0	7.9	9.0	7.8
马来西亚	3.8	2.0	7.2	10.8	8.9	10.1	4.2	8.8
泰国	3.9	3.1	9.8	9.0	9.5	9.3	7.3	7.1
阿根廷	0.7	1.6	-1.3	4.4	-0.8	3.2	0.0	6.4
巴西	2.8	3.3	2.0	3.2	1.6	2.5	3.3	3.3
墨西哥	0.8	1.6	1.1	2.5	1.5	2.9	0.6	2.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表7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国家	年份	三次产业构成 %			年份	三次产业构成%		
		一产	二产	三产		一产	二产	三产
日本	1970	6.1	46.7	47.2	1990	2.5	42.0	55.5
新加坡	1970	2.3	29.7	67.9	1990	0.3	37.0	62.7
韩国	1980	14.7	39.8	45.5	1997	5.7	42.9	51.4
马来西亚	1980	21.9	37.8	40.3	1997	12.1	47.3	40.6
泰国	1990				1997			
阿根廷	1970	9.6	42.3	48.1	1990	8.1	36.0	55.9
巴西	1980	11.0	43.7	45.3	1997	8.1	35.2	56.7
墨西哥	1980	8.2	32.8	59.0	1997	5.3	26.0	68.7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6、1999)

表8 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的国际比较

国家	商业性能源人均使用量 年均增长率 (%)		每千克能源使用 所产生的 GDP (1995年美元)			能源净进口量 占商业性能源 使用量 (%)		二氧化碳人均 排放量 (吨)	
	1980	1996	1980	1980	1996	1980	1996	1980	1996
日本	2967	4058	2.4	9.3	10.5	88	80	7.9	9.3
新加坡	2653	7835	8.1	4.6	3.8	100	100	13.2	21.6
韩国	1148	3576	8.1	3.1	3.0	72	86	3.3	9.0
马来西亚	809	1950	6.0	2.9	2.3	50	69	2.0	5.6
泰国	487	1333	7.3	2.3	2.2	51	45	0.9	3.4
阿根廷	1490	1673	0.7	5.7	5.0	7	-27	3.8	3.7
巴西	896	1012	1.0	4.7	4.4	43	31	1.5	1.7
墨西哥	1461	1525	0.2	2.3	2.1	51	-51	3.7	3.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

[参考文献]

- [1] 李明德、江时学,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 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
- [3] 阎海琪,分析:我国投资率目前偏高4到6个百分点[N],上海证券报,转引自中经网(www.cei.gov.cn).
- [4] [美]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M],新华出版社,1999.
- [5] [美]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M],改革出版社,1997.
- [6] [日]香西泰,高速增长的时代[M],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 [7] 罗正英,当代国别经济研究[M],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1999.
- [8] 陈舜英,经济发展与通货膨胀(拉丁美洲的理论和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9]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 [10] 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指标[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 [11]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9~2000年,2000~2001年)[R],国际统计年鉴(1996、1999年).

(收稿日期:2005-01-04 责任编辑:张朝中)